

冈察洛夫

奥勃洛摩夫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冈察洛夫
奥勃洛摩夫

齐蜀夫译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上海

译 本 序

《奥勃洛摩夫》是俄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伊凡·亚历山大罗维奇·冈察洛夫(1812—1891)的代表作。

冈察洛夫于一八一二年六月六日(新历十八日)生于西姆比尔斯克的商人家里。他先在当地一所寄宿中学学了两年,后来被送到莫斯科商业学校念书。由于这所商业学校办得十分腐败,一八三一年,他考取了莫斯科大学,进了文科。大学毕业后,冈察洛夫回到故乡西姆比尔斯克,在当地省长属下做过短时期的官员,但内地闭塞停滞的生活使他感到窒息,他不久就迁居到彼得堡。在彼得堡,冈察洛夫一边担任公职,一边从事文学活动。

在文学活动初期,冈察洛夫写过两个中篇小说:《癫痫》与《因祸得福》。作者自己认为这两篇小说并无什么重大的意义。一八四四至一八四六年他写出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平凡的故事》。这部小说主要描写资本主义侵入俄国社会后,贵族青年在生活和思想上所起的变化。一八四七年小说在涅克拉索夫所主编的《同时代人》杂志上发表。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读了这部小说后写信给友人说:“冈

察洛夫的小说轰动了全彼得堡，真是空前未有的成功！”

《奥勃洛摩夫》是冈察洛夫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小说的构思开始于一八四七年，到一八四九年时他已经写出了几章。其中一章他曾以《奥勃洛摩夫的梦》为题发表在《同时代人》杂志上。但是过后不久，这部小说的写作由于种种原因而中途停顿下来。一直到一八五五年，冈察洛夫才有可能重新提起笔，完成了这部小说的创作。

《奥勃洛摩夫》是一部以腐朽没落的俄国农奴制社会为背景，描写了以奥勃洛摩夫为其典型代表的一批地主贵族从懒散、无所事事终于走向灭亡的小说。

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在第一部里，奥勃洛摩夫整天懒洋洋地躺在床上，懒得穿一双袜子都要仆人查哈尔代劳；他又害怕变动，什么事情都干不来，一点小事就把他弄得六神无主。在第二部，由于从小跟他一起长大的希托尔兹的督促，奥勃洛摩夫好不容易起了床，来到伊林斯基家作客，他爱上了奥尔迦，奥尔迦也爱上他。但是奥勃洛摩夫的恋爱“热情”只是昙花一现，他的懒惰的本性还是占了上风。到了第三部，奥尔迦终于看出自己对奥勃洛摩夫作了错误的估计，她对她的爱丝毫改变不了他的顽固的习性，就和他宣告决裂。在第四部里，奥尔迦嫁给了希托尔兹，而奥勃洛摩夫也和他的女房东结了婚，奥勃洛摩夫就在这个女房东无微不至的照顾中逐渐发胖，最后中了风，毫无疼痛、毫无苦恼地去世，“就象一只忘了上发条的时钟停摆不走”。

象奥勃洛摩夫这种典型人物的性格的形成、发展和结局，是和俄国农奴制社会血肉相连的。奥勃洛摩夫的故乡——奥

勃洛摩夫卡就是农奴制、宗法制俄国的一个缩影。奥勃洛摩夫卡是一个离彼得堡一千二百俄里，离省城八十俄里的封建庄园。在这世外桃源似的庄园里，奥勃洛摩夫除了拥有一个给他穿衣穿袜子的查哈尔以外，还有三百个同样的查哈尔。这三百个农奴经年累月、无休无止的劳动就保证着奥勃洛摩夫一家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悠闲”生活。

奥勃洛摩夫从小就受到一切都由农奴们代劳，不要自己动手的教育。奥勃洛摩夫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只消一眨眼睛，就有三四个充当仆人的农奴奔过去实现他的愿望。有时一个心血来潮，他要想自己去完成一件什么“业绩”，那么他还没有动步，身背后就会有四五个人同时叫嚷起来：“做什么？到哪里去呀？要瓦斯卡、查哈尔卡干什么的呀？”

奥勃洛摩夫从小所受的教育决定了他往后的性格和行为。既然什么事都不让他做，他开头是不会穿袜子、靴子，后来是不会生活，接着是对社交、对公职、对科学都不感兴趣，都鼓不起劲来。奥尔迦一认识他，以为可以用女性的柔情给他有力的“感化”，使他永远抛弃睡衣，离开沙发，然而连这种柔情都无济于事。

自然，冈察洛夫对于奥勃洛摩夫是抱着怜悯、同情的态度来描写的。作者在书末曾经借希托尔兹的口这样概括说：“他并不比别人愚蠢，他的心地象玻璃一样明亮、洁净，而且高尚、亲切。”但是，尽管如此，冈察洛夫并没有因此违背现实主义的原则，采取庸俗的手法，将奥勃洛摩夫美化，让他同奥尔迦来一个忏悔以后的大团圆，或者铺排一种哀感顽艳的结局。不是的，冈察洛夫是冷静地、不厌其烦地从各种不同的场合来

揭示奥勃洛摩夫的性格，他一层层剥下了奥勃洛摩夫身上的皮，深刻暴露了这种人物如何无可救药地变成一堆废物的过程。

冈察洛夫为了给奥勃洛摩夫这个典型人物作对比，作陪衬，他还塑造了一个好象比较“能干”、比较有点“作为”的人物，即希托尔兹。希托尔兹的性格似乎完全和奥勃洛摩夫针锋相对。他从小就爱“劳动”，还爱掏鸟窠，没有一天不带着青痕回家。当他长大了骑上马到彼得堡去寻找前程，必须和父亲分手的时候，他连一滴眼泪也没有掉。他和奥勃洛摩夫同年，是过从很密的学伴。他好多次给奥勃洛摩夫打抱不平。他帮助了奥勃洛摩夫“改善”田庄的经营，他督促奥勃洛摩夫出来活动，他把他介绍给奥尔迦，他要他看书写文章，甚至还要安排奥勃洛摩夫出国去游历。最后当奥勃洛摩夫受到女房东哥哥的敲诈勒索，快要弄到穷愁潦倒的时刻，他又挺身出来，替奥勃洛摩夫把坏蛋治得服服贴贴，让奥勃洛摩夫重新过上“舒适”、“安闲”的生活——总之，他好象是一个浑身都充满活力的人物。作者说他“浑身由骨头、肌肉和神经所组成，宛如一匹纯英国种的马”，没有一点多余的东西。然而希托尔兹虽然好象是一个颇有作为的人物，但从实质上看，他未必就比奥勃洛摩夫高明多少，他的活动范围实际上也是非常有限的。他除了给奥勃洛摩夫效过一些劳以外，他一生最大的活动，无非是：“同别人合伙经营着一家做出口生意的公司”，“公司里要派一位代理人到比利时或者英国去，总是派他”。但他不论进行什么活动，没有一样活动是触及沙皇俄国的既存秩序的。而且他自己也并没有想到去触及它。希托尔兹不过是一个沾

染到一些西风的俄国商人而已。

在思想品质上，奥尔迦就卓越得多。她不但是奥勃洛摩夫望尘莫及的，而且希托尔兹也远远比不上她。奥尔迦是一个性格开朗、为人朴实并且很有自信的姑娘。她对恋爱和婚姻的态度是严肃而认真的。当她爱上奥勃洛摩夫时，决不顾虑亲戚朋友会怎么讲，闲杂人等会怎么看，而完全从对方的品质出发。她除了希望能够彻底根除奥勃洛摩夫身上的懒惰的习性，把他改造成为爱好活动的人以外，不附带其他什么条件。她把恋爱、结婚看作是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但是并不卖弄风情，也不屑去串演一些哀感顽艳的活剧。至少在这一点上，她就比奥勃洛摩夫的品质高出很多。奥勃洛摩夫一方面显得十分谦逊的样子，好象处处为奥尔迦设身处地着想，三番四次的要奥尔迦考虑，她跟他年龄相差比较大将来会不会后悔；然而另一方面他却又一心想看到奥尔迦要为他“慷慨大度”激动得痛哭流涕，甚至象奴隶似的舔他的脚。例如，当奥勃洛摩夫对奥尔迦“考验”了很多次，终于“决心”下来对她说，“做我的妻子吧”。他预期会出现一种又是眼泪又是鼻涕的“激动人心”的场面，然而并没有出现，听了他的话奥尔迦并没有作声，却“朝相反的方向扭过头去”。后来，他又是“竭力想看看她的脸”，又是“焦急地”、“探询地”追问，“沉默？”那奥尔迦也只是轻声地回答，“是同意的表示！”接下去仍旧没有什么更激动的表现。这使得奥勃洛摩夫有点儿失望，他终于露骨地问：

“你现在有些什么感觉？有些什么想法？”……

“就和你的一样，”她继续眺望着树林回答；只有胸脯的起伏表示她正在抑制自己。

“她的眼睛里有没有眼泪？”奥勃洛摩夫想，但是她一个劲儿地望着地下。

“你很泰然，很平静吗？”

“不泰然，但很平静。”

“为什么呢？”

“因为我早已料到这一点，所以不觉得突兀了。”

总之，由于奥尔迦始终没有十分“激动”的表现，奥勃洛摩夫感到极不满足。这种极不满足就深刻地暴露了奥勃洛摩夫对于奥尔迦并不理解。奥尔迦并不是他幻想中的扭扭捏捏卖弄风情的女子。当她以为在奥勃洛摩夫身上还保存着在她想象中他可能有的优点时，她对奥勃洛摩夫的种种多余的怀疑和试探行为，总是加以原谅；然而当她终于看穿奥勃洛摩夫只是一块无可救药的废料时，她就对他下了无情的判决：“我原以为我会使你再生，我原以为你可以为我而活下去——可是你早已死去了。我没有预见到这个错误，却尽在期待、希望……”

象奥涅金、罗亭直至奥勃洛摩夫这类“多余的人”，在他们身上本来还或多或少装饰着种种美丽的羽毛，然而在奥尔迦这一最后判决之下，他们的羽毛就给拔得精光，终于完全暴露出他们的废物一堆的本质了。

奥尔迦后来嫁给了希托尔兹。希托尔兹的活动能力自然要比奥勃洛摩夫强得多，他的活动范围也要大得多。可是就是他也并没有真正理解奥尔迦，也不是真正珍重奥尔迦的。奥尔迦对于生活的要求要比希托尔兹严格、执着得多。她对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生活是感到不满足的，她一直在注意、

在等待、在探索生活中新的动向、新的变化。她同希托尔兹结婚后尽管过着“幸福的”生活,但是她还是时时感到不能满足。她经常对希托尔兹提出种种怀疑和问题,可是希托尔兹不是嘲笑她这种怀疑是“神经失常”,就是叫她要“顺从地熬受艰苦的时刻”,并没有作出明确的回答,而且也的确没有能力作出明确的回答。既然在过去,奥尔迦为了奥勃洛摩夫始终不肯跟懒惰的习性相决裂而毅然同他分手;那么,只要奥尔迦的那种怀疑和不安仍旧继续下去,而希托尔兹也始终还是叫她把新的不安当做既成事实而“忍受”下去,她最后一定也会对希托尔兹表示失望的。

总之,《奥勃洛摩夫》是俄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一部代表作品。把登场人物典型化,这是冈察洛夫现实主义中非常重要的一面。除了希托尔兹写得比较苍白、比较概念化之外,冈察洛夫的确把农奴制俄国社会生活这个典型环境中所出现的典型人物栩栩如生地塑造了出来。不仅是主要人物,就是查哈尔,还有房东太太普希尼钦娜也都是富于典型意义的充满个性的人物。冈察洛夫是掌握了“形象思维”的规律的。他在塑造人物的时候,决不随便让自己插在作品中乱发议论,而是让登场人物自己通过他们的说话、他们的一举一动表现他们想些什么,表现他们的性格;同时,冈察洛夫十分重视包围着这些人物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气氛的传达。由于作者冷静而深刻地传达了包围着这些人物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气氛,每个人物的性格就给表现得十分真实动人,他们的变化与发展也显得十分自然。为什么奥尔迦花了无数精力与时间

想感化奥勃洛摩夫使其脱胎换骨而终于失败呢？当我们读到了作者对于包围着奥勃洛摩夫的环境和气氛的描写，就会深刻地体会到奥尔迦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奥尔迦对奥勃洛摩夫的感情毫无疑问是强烈的，然而这种感情比起社会环境和气氛的压力来就差得太远太远了！冈察洛夫并没有在作品中以抽象的议论论证奥勃洛摩夫所以不可救药的原因；可是通过他对环境和气氛的描写，他是达到了这个要求的。作者在《奥勃洛摩夫》的第一部里曾经详细描写死水一潭的奥勃洛摩夫卡镇上是主宰着一种什么样的气氛。在那里，“生活上最主要的是对饮食的关心”。人们忙着的就是在节日的前几天，“不让鹅四处走动，硬把它们吊在口袋里不让动，使它们多长脂肪”；第二就是睡觉：一到中午过后，大家都去午睡了，狗也钻进了狗窝里，“这是一场吞噬一切的、难以制胜的睡眠，真象死亡一样，一切都死灭了。只有各种声调的鼾声从各个角落里发出来”。冈察洛夫就是通过对这种生活环境的冷静而客观的描写来衬托童年时奥勃洛摩夫性格的形成。读到了这样的描写，人们就不会感到奥勃洛摩夫后来所以变得如此懒惰是不自然的了。

冈察洛夫就是从典型情势同典型人物的密切关联中来描写奥勃洛摩夫的。奥勃洛摩夫认识了奥尔迦之后，虽然行动上出现了很多变化，但是冈察洛夫描写他只要一离开奥尔迦，他的种种老毛病就立刻复发了。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尽管他很早就离开了故乡奥勃洛摩夫卡，然而他始终都在奥勃洛摩夫卡的包围之中。奥尔迦凭自己的美貌，凭自己的柔情很容易把奥勃洛摩夫逼得活动起来，可是另一个奥勃洛摩夫

卡——房东太太普希尼钦娜家，却象蜘蛛网似的，又在虎视眈眈地等候着他。作者描写，在这个新的“奥勃洛摩夫卡”里，那个在奥勃洛摩夫的眼里“脸相虽然单纯，但还讨人喜欢”的寡妇房东太太，会煮一手好咖啡，会捣肉桂，会烤美味可口的馅饼，跑到菜场里去，她只消看一眼，或者用手指碰一下，便能一无差错地断定母鸡孵出了有几个月、鱼死了有多久、香芹菜和莴苣是什么时候从菜畦里摘下来的……一句话，就是个善于搞家务的能干的女人。她的这些能耐自然很快引起了奥勃洛摩夫的关注：

“您总在干活！”有一次他对她说。

她嫣然一笑，又忙碌地旋转咖啡磨子的把手，她的臂肘迅速地画着圆圈，奥勃洛摩夫的眼睛不禁发花了。

“您累了吧，”他继续说。

“不，我习惯了，”她转着磨子回答。

“没有活的时候，您干些什么呢？”

“怎么会没有活？总有活干的呀，”她说，“早晨预备午饭，饭后做针线，傍晚要烧晚饭。”

冈察洛夫善于抓住生活中看来似乎是十分平淡的景象来深刻地揭露，奥尔迦对奥勃洛摩夫的吸引力是怎样被房东太太普希尼钦娜的家务活动所抵销的。

冈察洛夫并不是一个革命倾向的作家，但是他从俄国社会生活中提炼出这样个性突出、轮廓分明的典型人物——奥勃洛摩夫，这无论如何是对世界文学的巨大贡献！

辛 未 艾

一九七八年十月

IX

第一部

第一章

一天早晨，伊里亚·伊里奇·奥勃洛摩夫躺在郭洛霍费街^①寓所的床上，他的寓所是在一幢人口多得象整整一座县城一样的大房子里。

他年在三十二三，身材中等，外貌可亲，生着一对深灰色的眼睛，可是脸上缺乏明确思想和专注的神情。他的思绪，象无拘束的小鸟似地在脸上盘旋，在眼睛里翱翔，栖息在半张开的嘴唇上，隐藏在额角的皱纹中，随后就完全消失，满脸发出一片无忧无虑的平静的光采。这种无忧无虑从他的脸上移到全身的姿态上，甚至于转到睡衣的褶皱里。

有时候，由于疲倦或者无聊，他的眼光就暗淡起来；可是疲倦也罢，无聊也罢，一刻都不能驱散他脸上的温和——那不单是他脸部的，也是全部心灵的主要而基本的表情；在他的眼睛里，微笑里，头和手的每一动作里，都坦率而明朗地闪现着他的心灵。冷淡而表面看人的人会向奥勃洛摩夫瞥视一下说：“这是一位好心肠人，心地纯朴！”亲切而看人比较深刻的人却会对他的脸部注视一阵，在愉快的沉思中微笑着走开去。

^① 彼得堡中心的一条大街。

伊里亚·伊里奇的脸色既不绯红，又不黝黑，也不真正苍白，而是分辨不出这是什么颜色，说不定是因为他发胖得和年龄不相称，才显得如此吧；他发胖，也许是因为缺少新鲜空气或者缺少活动，再不就是两者兼而有之。总之，他的身体，就那过分苍白毫无光泽的脖子、两只肥胖的小手以及软绵绵的肩膀来说，都显得缺乏男子气概。

他的动作，哪怕着了慌，仍不失其温和和他特有的优雅的懒散。万一有一片愁云从他的心头涌到了脸上，他的眼睛就模糊起来，额头显出皱纹，疑惑、悲哀和恐惧开始交织在一起；可是这不安难得形成明确的念头，更难得变成一种主意。它不过化作一声叹息，便消逝在冷淡或者瞌睡中。

奥勃洛摩夫的睡衣多么适合他恬静的脸相和柔弱的身段啊！他穿着一件波斯料子的睡衣，一件真正东方式的睡衣，没有丝毫欧洲气息——没有流苏，没有丝绒，没有腰身，肥大得能够把他裹上两圈。袖子是地道亚洲式的，从袖口到肩膀一路肥上去。这件睡衣虽已没有当初的鲜艳，而且有几处还磨出了油光，失去了原来的天然光泽，但还保持着东方色调的鲜明和料子的结实。

在奥勃洛摩夫的眼里，这件睡衣具有无数珍贵的优点：又软又顺；穿在身上轻松自在；适应身子的最细小的动作，象一个驯顺的奴隶一样。

在家里，奥勃洛摩夫是从来不系领带、不穿背心的，为的是他喜欢舒畅自在。他穿着一双又长、又软、又大的拖鞋；起床的时候，看也不用看，双脚向地板上一落，总是恰好伸进拖鞋。

躺卧这一件事，对于伊里亚·伊里奇来说，既不象对于害

病或者渴睡的人那样，是一种必要，也不象对于疲乏的人那样，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也不象对于懒汉那样，是一种享乐，而是一种常态。呆在家里的时候——他差不多老呆在家里——他总是躺着，而且经常躺在我们此刻看到他的这间屋子里，这间屋子，他既当作卧室，又当作书斋和客厅。此外他还有三间屋子，可是，除了早晨佣人打扫书斋的时候——也并不是天天打扫——他轻易不向那里看一眼。在那几间屋子里，家具罩着套子，窗帘放了下来。

伊里亚·伊里奇躺在那里的这间屋子，乍一看，布置得似乎也很象样。有一张红木写字桌、两张绸料子包面的沙发、一架绣着自然界所没有的禽鸟果木的雅致的围屏。还有罗纱窗帘、地毯、画幅、铜器、瓷器以及许许多多好看的小摆设。

可是精于鉴赏的人用老练的眼睛略为一瞧，马上就会识破，这些东西之所以陈设在那里，不过希望遵奉一下不得 not 的礼节，虚应故事而已。当然，奥勃洛摩夫布置书斋时也仅仅关心这一点。眼光高的人是不会满意于这些笨重难看的红木椅子和摇摇晃晃的书架的。有一张沙发的靠背已经塌下去，胶上的木头也有几处脱了胶。

那些画幅、花瓶以及小摆设也都是这种模样。

然而主人对于自己书斋的布置，竟如此漠不关心，仿佛用眼睛在问：“谁将这些东西搬到这里摆起来的？”由于奥勃洛摩夫对家产这样漠然，也许由于他的侍仆查哈尔对它更不关心，要是有人仔细打量一下，书斋里的杂乱无章可真叫人吃惊。

四壁上画幅的周围，花彩似的挂着灰尘蓬蓬的蜘蛛网；镜子呢，已照不出东西，倒可以当作记事牌，在灰尘上面记录记

录事情来帮助记忆。地毯上都是污渍。一条被人遗忘的毛巾擦在沙发上。差不多没有一天早晨桌子上不撒满面包屑，不留下一只头天晚上用了晚餐后没有收去的盘子，盘子里总有一枚盐皿和一块啃光的骨头。

要不是因为这只盘子，要不是因为搁在床边一支刚吸完的烟管或者躺在这张床上的主人，人们也许以为这间屋子是没有人住的——什么东西都灰尘密布，褪了色，绝不象有人住着的样子。不错，书架上放着两本摊开的书和一张报纸，写字桌上摆着一只墨水瓶和几支鹅毛笔；可是摊开的那几页已经发黄，布满灰尘——显而易见，它们给丢在那里已经很久了；报纸还是隔年的；如果把鹅毛笔向墨水瓶里蘸去，说不定有一只吓慌的苍蝇嗡嗡地从里面飞出来。

伊里亚·伊里奇今天一反常例，醒得很早，八点钟光景就醒了。他在担心一件事情。脸色一会儿现出恐怖，一会儿又是忧愁和懊恼，分明他受着内心斗争的折磨，六神无主，不知所措。

事情是这样：奥勃洛摩夫在前一天收到了他的村长由乡下寄来的一封令人不愉快的信。谁都知道，村长会报告些什么不愉快的消息：收成不好、欠款、收入减少等等。虽然村长去年和前年也来过同样的信，但是最近的这一封对他产生的影响，还是象出人意外的坏消息那样强烈。

这可不是开玩笑！得赶快采取什么措施才好。应该说一句公道话，伊里亚·伊里奇对自己的事务的确也很操心。几年以前，他收到了村长第一封令人不愉快的信，便开始在心里拟订整顿领地的种种改革计划。

按照这个计划准备采取各种新的、经济的、送交法办的和

其他的措施。可是计划还远远不曾想妥，村长却每年写不愉快的信来催促他付诸实行，这就破坏了他的平静。奥勃洛摩夫也明白，必须采取断然的措施，才能完成那项计划。

他刚睡醒就打算起床，洗脸，喝了早茶，好好地想一想，把全部事情考虑一番，记下来，随后一并处理。

他足足躺了有半个钟头，为这个打算而苦恼，后来觉得喝了茶再干也还不迟，可以照常在床上喝茶，况且躺着思索也并不碍事。

他就这么办了。喝了茶，他坐起身子，差一点就要下床；他向拖鞋望了几眼，甚至从床上伸下一只脚去，可是立刻又把脚缩了回来。

钟敲着九点半。伊里亚·伊里奇猛吃一惊。

“我究竟是怎么的了？”他烦恼地大声说。“真不害臊，是办事情的时候了！假使再把自己放任下去，那我就……”

“查哈尔！”他大声叫。

从那间与伊里亚·伊里奇的书斋只隔一条狭窄的过道的屋子里，先传来象一条锁住的狗的咆哮声，紧接着是双脚跳下地来的响声。这是查哈尔在跳下炉炕，他通常是坐在上面打瞌睡来打发日子的。

走进来的是一个上了年岁的人，穿着有铜扣子的灰色背心 and 腋下已经裂口、从中露出一角衬衫来的灰色上衣，头顶秃得象膝盖一般，两络又大又浓密的亚麻色里夹着点儿灰白的络腮胡，每一络都可以分成三撮。

查哈尔既不愿改变上帝赋与他的容貌，也不愿改变那身他在乡下时穿的衣服。这身衣服是按照乡下带出来的式样裁